

杨晓敏 乔叶 编



失眠者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FENGHUANG WENYI CHUBANSH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失眠者 / 杨晓敏, 乔叶编.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5

(微小说)

ISBN 978-7-5399-7951-9

I. ①失… II. ①杨… ②乔… III. ①小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85777号

书 名 失眠者

编 者 杨晓敏 乔 叶

责任编辑 赵 阳 胡 泊

装帧设计 周伟伟

插图摄影 周宜荣 王 蕾 辛海龙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8

插 页 16

字 数 160千字

版 次 2015年3月第1版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7951-9

定 价 38.0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蔡二少爷 冯骥才.....	001
两个字的婚恋 乔 叶.....	005
安静 非 鱼.....	008
暗斗 尹全生.....	012
不用你的手 蔡 楠.....	016
彼岸 红 酒.....	020
巴西木的指环 田双伶.....	025
成长的秘密 孙道荣.....	030
城里人乡下人 赵 新.....	033
打狗围 田洪波.....	038
到四五街去找二哥 非 鱼.....	042
渡船 王 往.....	046
对面 刘国芳.....	051
匪患 尹全生.....	055
赶场子 孙道荣.....	058
感谢一双鞋 魏永贵.....	062

胡福	聂鑫森.....	065
回力鞋	刘建超.....	071
货郎	王 往.....	074
见钱眼开	孙春平.....	078
金厕所和半世纪唐楼	东 瑞.....	081
酒事	于德北.....	085
句号	魏永贵.....	089
开光与纳米	秦德龙.....	093
开往	陈 毓.....	097
渴	谢志强.....	101
快乐的二傻	陈永林.....	105
蓝眼	冯骥才.....	109
雷大凡	孙方友.....	114
李楠	邓洪卫.....	118
李书记回乡	刘国芳.....	122
年龄是个大问题	刘建超.....	126
相濡以沫	聂鑫森.....	130
灵犀	冷清秋.....	134
龙卷风	于德北.....	139
裸体	周 波.....	143

袅袅升起的炊烟 芦芙荭.....	147
神奇的自来水 秦德龙.....	151
女兵的心事 王培静.....	155
全素人 安石榴.....	159
杀人 陈永林.....	163
尚红 邓洪卫.....	167
1986 年落雪时分 连俊超.....	171
生命的最后一天 符浩勇.....	176
失眠者 周 波.....	180
石头记 田双伶.....	183
收音机 芦芙荭.....	188
手机也叫手提 巩高峰.....	193
守望 符浩勇.....	197
送“瘟神” 海 华.....	201
他真可怜 乔 叶.....	204
添箱 江 岸.....	207
下乡奇遇 王奎山.....	211
一担水，两担水 赵 新.....	215
新娘彩彩 孙方友.....	220
血麦 田洪波.....	225

一杯没有思想的水	冷清秋.....	230
一只不符审美标准的猫	巩高峰.....	233
鱼图腾	蔡楠.....	237
最佳拍档	沈祖连.....	241
紫记儿	红酒.....	244
专项经费	海华.....	248

蔡家二少爷的能耐特别——卖家产。

蔡家的家产有多大？多厚？没人能说清。反正人家是天津出名的富豪，折腾盐发的家，有钱做官，几代人还全好古玩。庚子事变时，老爷子和太太逃难死在外边。大少爷一直在上海做生意，有家有业。家里的东西就全落在二少爷身上。二少爷没能耐，就卖着吃，打小白脸吃到满脸胡楂，居然还没有“坐吃山空”。人说，蔡家的家产够吃三辈子。

敬古斋的黄老板每听这句话，就心里暗笑。他多少年卖蔡家的东西。名人家的东西较比一般人的东西好卖。而黄老板凭他的眼力，看得出二少爷上边几代人都是地道的玩主。不单没假，而且一码是硬梆

梆的好东西，到手就能出手。蔡家卖的东西一多半经他的手。所以他知道蔡家的水有多深。十五年前打蔡家出来的东西是珠宝玉器，字画珍玩；十年前成了瓷缸石佛，硬木家具；五年前全是一包一包的旧衣服了。东西虽然不错，却渐渐显出河干见底的样子。这黄老板对蔡二少爷的态度也就一点点地变化。十五年前，他买二少爷的东西，全都是亲自去蔡家府上；十年前，二少爷有东西卖，派人叫他，他一忙就把事扔在脖子后边；五年前，已经变成二少爷胳肢窝里夹着一包旧衣服，自个儿跑到敬古斋来。

这时候，黄老板耷拉着眼皮说：“二少爷，麻烦您把包儿打开吧！”连伙计们也不上来帮把手。黄老板拿个尺子，把包里的衣服一件件挑出来，往旁边一甩，同时嘴里叫个价钱，好赛估衣街上卖布头的。最后结账时，全是伙计的事，黄老板人到后边喝茶抽烟去了。黄老板自以为摸透了蔡家的命脉。可近两年这脉相可有点古怪了。

蔡家二少爷忽然不卖旧衣，反过来又隔三差五派人叫他到蔡家去。海阔天空地先胡扯半天，扭身从后边柜里取出一件东西给他看。件件都是十分成色的古玩精品。不是康熙五彩的大碟子，就是一把沈石田细笔的扇子。二少爷把东西往桌上一撂那神气，好赛又回到十多年前。黄老板说：“真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二少爷的箱底简直没有边啦！东西卖了快二十年，还是拿出一件是一件！”蔡二少爷笑笑，只淡淡说一句：“我总不能把祖宗留下来的全卖了，那不成败家子了吗？”可一谈价就难了，每件东西的要价比黄老板心里估计的卖价还

高，这在古玩里叫做：脖梗价。就是逼着别人上吊。

像蔡家这种人家卖东西，有两种卖法：一是卖穷，一是卖富。所谓卖穷，就是人家急等着用钱，着急出手，碰上这种人，就赛撞上大运；所谓卖富，就是人家不缺钱花，能卖大价钱才卖。遇到这种人，死活没办法。蔡二少爷一直是卖穷，嘛时候改卖富了？

一天，北京琉璃厂大雅轩的毛老板来到敬古斋。这一京一津两家古玩店，平日常有往来，彼此换货，互找买主，熟得很。

毛老板进门就瞧见古玩架上有件东西很眼熟，走近一看，一个精致的紫檀架上，放着一叠八片羊脂玉板刻的《金刚经》，馆阁体的蝇头小字，讲究之极，还描了真金。他扭脸对黄老板说：“这东西您打哪来的？”脸上的表情满是疑惑。

黄老板说：“半个月前新进的，怎么？”

毛老板追问一句：“谁卖您的？”

黄老板眼珠一转。心想你们京城人真不懂规矩，古玩行里，对人家的买主或卖主都不能乱打听。他笑了笑，没搭茬。

毛老板觉出自己问话不当。改口说：“是不是你们天津的蔡二少爷匀给您的？这东西是打我手里买的。”

黄老板怔住。禁不住说：“他是卖主呀！怎么还买东西？”

毛老板接过话：“我一直以为他是买主，怎么还卖，要不我刚才问你。”

两人大眼对小眼，都发傻。

毛老板忽指着柜上的一个大明成化的青花瓶子说：“那瓶子也是

我卖给他的！他多少钱给您的？我可是跟白扔一样让给他的。”

毛老板还蒙在鼓里，黄老板心里头已经真相大白。他不能叫毛老板全弄明白。待毛老板走后，他马上对伙计们说：“记住，蔡二少爷不能再打交道了。这王八蛋卖东西卖出能耐来了，已经成精了！”

在方块字的世界里，有两个字相爱了，可是他们总到不了一起。每当被人们写出的时候，他们总是相隔很远。终于有一天，他们成长到了被允许结婚的年龄。他们一起来到了造字者那里。

“请让我们结婚吧。”他们请求说。

“你们真的相爱吗？”造字者问。

“是的。”

“相爱不一定都要结婚，你们一定要结婚吗？”

“是的。”

“那好吧。”造字者说。

“你们结婚后有三种生活方式可以选择。一、谁也不会限制对方

的意义，在相爱的同时仍然可以保留着自己的完整。这种方式是让你们作为两个独立的字去相爱，在相爱的同时依然拥有自己的个性。二、你们只为彼此而活，谁离开了另一方都无法存在，你们只有在一起时才会具有意义。这种方式是让你们作为一个词去相爱。三、这种方式是最普通的方式，也是绝大多数字婚后的方式。在这种方式里，你们和对方在一起时是有意义的，但是和别的字在一起时也有别的意义。也就是说，对方可以是你们很好的伴侣，但对方并不是唯一的选择……”

他们选择了第一种，作为两个独立的字生活在了一起。他们在一起时是有意义的，但是这种意义果真并没有影响他们各自的独立和完整。他们常常被人用在一起，但是一个小小的标点符号就可以把他们毫无牵扯地隔开。有时候甚至不需要标点符号，一个微妙的语气停顿都会让他们之间的界限泾渭分明。

日子久了，他们对自己的这种状态也疑惑起来。他们觉得，在一起是那么貌合神离，像是在各自的内心旅行。

“我怎么总觉得我们不像结过婚的样子呢？”一个字说。

“更像是同居。”另一个字也说。

他们找到了造字者，请求他允许他们换成第二种方式，造字者同意了。于是他们变成了紧紧偎依的两个字，走到哪里都形影不离，而一旦离开就都失去了意义。就像琵和琶，尴和尬，蜻和蜓，咖和啡，乒和乓。只要一个字出现，另一个字必定也在一边。若是单独的一个字，这个字就失去了内涵和灵魂。他们只有彼此，再无其他。

两个字这样生活了一段时间，开始时他们是很满足的，觉得这真是神仙眷侣的日子，无可挑剔。可是，渐渐地，他们就对彼此的面容淡漠了，直到厌倦。

他们第三次找到了造字者。

“这是你们最后一次机会了，你们可要慎重考虑。”造字者说。

“我们考虑好了，反正其他两种方式我们已经知道了，这种就是不尽如人意，我们也没什么可抱怨的了。”两个字说。

于是，他们来到了第三种状态里。这一次，他们真是快乐极了。他们发现他们既有相当的自由，又可以随时保持着联系；既可以在有兴致时待在一起，又可以在腻烦时去和别的字进行新的搭配。这使得他们既品尝了家庭的温暖，也拥有了去邂逅其他美妙际遇的可能——这真是一种最理想的方式！他们不止一次地庆幸着自己的选择。

遗憾的是，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对这种状态也产生了异样的感觉，觉得这种方式既不如第一种洒脱，也不如第二种纯情。既不能拥有第一种的奔放肆意，也没有第二种的深刻专一。爱，是有的，但是这爱并不神圣。情，也是有的，但是这情并不高洁。他们的爱情和他们本身一样，既和原来的那个字适用，也有着与其他字组合的多种可能。他们看似左右逢源十分完美，其实只是一种世故的妥协和庸常的投机，可他们必须得在这不高不低不青不红的状态中走完自己平凡的情感命运。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

安 非 静 鱼

李胜利很向往那样的生活，安静，像水一样。

安静地抽烟，安静地喝茶，安静地思考，安静地看书，安静地做自己想做的事。可是，李胜利一直就没有享受过这样的待遇。

在单位，八个人一间办公室，每天从一进办公室就跟赶集上会似的，没有片刻消停。下了班，属于李胜利的是四个人一间的集体宿舍。都是一个系统的同事，一个才结婚，没房子只好两地分居，一个等房子结婚，一个在找准备结婚的人。情况复杂，李胜利回到宿舍比在办公室还要小心翼翼，每天进宿舍前总要敲半天门，等里面忙乱的人一切收拾就绪，才可以进去。有时候，正休息，一对亲热的人唧唧嘎嘎进来了，他就要很识相地给他们创造条件。

李胜利很头疼，这样的处境离他想象的生活十万八千里，他如何能平静下来。

提拔！这是李胜利能够想到的最好办法。买房子眼下无望，只要做了副科长就可以。

两个人一个办公室，这样最起码，在单位他就能稍稍安静一些。

李胜利很认真地工作，很卖力地表现，同事笑他：官迷！李胜利对大家的取笑置之不理，他们这些人啊，怎么可能懂得李胜利内心真实的想法呢？

两年后，李胜利终于如愿以偿，做了副科长，把办公桌从赶集上会的大办公室搬到了只有两个人的办公室，和另一位副科长面对面办公。可是，李胜利很快便发现，他只是从鸡窝挪到了鹅窝，两个人的办公室照样嘈杂烦乱。

另一位副科长是女的，很有了些岁月的痕迹，大抵对生活抱有很大的热情，天天在办公室很大声地安排工作，安排自己一家老小的生活；或者总结工作，总结家里家外的生活，总结别人的生活，弄得小小的办公室整天热气腾腾的，这种热折磨得李胜利苦不堪言。

这期间，李胜利按部就班地结了婚，分了一小套房子，还没等跟新婚的妻子甜蜜够，孩子迫不及待地来临了。李胜利的母亲被接来照顾孕中的妻子，本来就不大的家因为母亲和即将出世的孩子，顿时陷入一片混乱，李胜利刚刚建立起来划拨一片属于自己空间的想法被彻底摧毁了。

他只有在单位想办法。做了科长，他就可以拥有一间自己的办公

室，那样他才可能有真正的安静。李胜利又开始为做科长奋斗，包括跑跑送送、吃吃请请，李胜利心里清楚，他并不想当官，他只是看中了科长这个位置所带来的独立空间。

李胜利又一次如愿以偿，把办公桌搬进了一间属于自己的办公室。李胜利精心地设计着办公室的布局，花花草草，墙上的字画，案头的摆设，将要看的书……等把这些都安排停当，李胜利刚泡了一杯龙井，茶的香气慢慢袅娜开来，准备静心品尝的时候，有人敲门，科室小张来汇报工作了，接着是小李，然后是主管局长叫他过去开会……

李胜利干脆关了门，任谁敲也不开，这样他就可以与纷繁的世事隔开，隔成两个互不相扰的世界。

半天还没过，副局长的电话打过来：李胜利，你在办公室为啥不开门？你搞什么名堂，大白天关着门！小李等着签字呢，到处找你。

科长的门看来是不能关的，但局长就可以。

李胜利为了他所向往的安静，开始新一轮的奋斗，目标是可以把门关上办公的副局长。

当了副局长，门倒是可以关上了，可电话、手机不能关，每每李胜利刚想沉静下来，想仔细品味那种静静的感觉时，这样那样的铃声就响做一团，气得他恨不能扔了手机，拔了电话线。但理智告诉他，不能，那样做是非常幼稚可笑的！

李胜利又奋斗到了局长，终于可以随意关手机，拔电话线了。但这个时候，他发现，他的手机一旦关闭，电话一日不通，就像一位阵